



催开春天的热血

当时虽然我们都提医护人员零感染的目标，但心里真实的想法是“不大可能”。
最后，我们通过严格的院感流程，实现了医护人员零感染。

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，比如点心啊之类吃的东西。但是最早几天特别冷，空调还没开，一床被子不够，我们医护人员去领被子，给病人盖两层被子。

病人情绪也不好。让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病人，大约60岁样子，他对住进方舱医院很不满意，情绪比较大。我去跟他聊天了解情况，知道他爱人不久前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了，从得病到死亡只有四五天，快得不得了。所以他当时还没有从悲痛中走出来。我在旁边安慰他，希望他理解，也只能做这么多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当时方舱医院这种模式，最受质疑的一点是能不能避免院内感染的发生。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？

张继明：住进方舱医院的都是确诊病人，你想想看，一个病区200多病人，白天夜里不停地咳嗽，空气里面病毒有多少。方舱医院是体育馆改的，不可能像医院那样经过了院感控制的设计，说实话，当时虽然我们都提医护人员零感染的目标，但心里真实的想法是“不大可能”。

最后，我们通过严格的院感流程，实现了医护人员零感染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最艰苦的是哪个阶段？

张继明：最艰苦的就是收治病人的前五天了。当时方舱医院里很多东西都没有。医生要记录，但纸都没有，本子也没有，打印机更没有了。

比如说消毒水，需要消毒药片来冲兑，但是没有消毒药片。要打扫卫生，没有水桶，没有拖把，也找不到清洁工。医院门口按道理应该放个脚垫，撒上消毒药水，这样进出时鞋底可以消毒，但是脚垫也没有。

我们商量不能坐等。我们通过各种渠道，打听到武汉一家公司卖这些东西，坐车到几十公里外一个工厂，在那里买到了拖把。我看他仓库里还有脚垫，脚垫的问题也解决了。那一次花了4000多块钱买到了清洁工具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方舱医院要正常运转，很多问题其实是建设时没有预料到的？

张继明：是的。比如说这么多防护服，怎么收集处理？2月6日临时指挥部叫我开会，讨论能不能在医院附近建一个焚烧炉，专门焚烧这一类垃圾。

还有一个是厕所。厕所在病房外面，大概一两百米。有几天特别冷，风很大，年纪大的病人走过去摇摇晃晃，特别让人担心。

病人的大便里是有病毒的，粪便怎么处理呢？我们后来是统一收集，到专门的地方去杀毒处理。

还有病人洗澡，一开始有的病人10天没洗澡了，又是发烧病人，身上都是汗。我们搭建了淋浴房，但淋浴的水也不能随便排走的，也是收集起来到专门的地方处理。病人的洗脸水、漱口水都收集起来处理。

这些都是武汉方舱医院留下的经验。

“联防联控”中的重要一环

《新民周刊》：您说“武汉人民做出巨大的牺牲”，为什么有这样的感想？

张继明：我们住在武昌，大家知道武昌是武汉最繁华的地方，过去夜里十一二点钟都有人来人往。但我们来时没有人，人都到哪里去了？都在家里隔离。

最开始一个家庭每三天允许1个人出去买一次菜，后来就完全封闭了，由社区统一供应。

所以我们自己想想，疫情得到控制，武汉人民，武汉的病人做了最大的贡献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疫情中，方舱医院的运转方式和普通医院有什么不一样？

张继明：疫情中医护人员的贡献是一方面，但我觉得起最大作用的还是联防联控这个措施。

那么什么是联防联控？我举个例子，到我们方舱医院来的病人，有的是社区送来的，有的是从其他医院转来的。从医院转来的病人，他本来在医院住得好好的，现在要动员他转院到方舱医院，这个时候事实上带有一定的强制性。所有的行动都必须听从安排，这个时候就体现了武汉人民的素质。医生把道理讲清楚，绝大多数病人都是配合的。